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九

鉅二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十四世

黃龍清禪師法嗣

鉅三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福州姚氏子幼得度

一

受具遊方至大中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汎掃次印適夜參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卽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閩造豫章黃龍山與死心機不契乃參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祇是臨機吐不出若爲柰何靈源知師勤篤

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觀鄰案

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剥剥是箇甚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欣然摑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泄後分座於真乘應上封之命屢遷名刹住乾元日開堂示衆曰百千三昧門無量福德藏放行也如開武庫錯落交輝把住也似雪覆蘆華通身莫辨使見之者撩起便行聞之者單刀直入箇箇具頂門正眼人人懸肘後靈符掃佛祖見知作叢林殃害憶得寶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云與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且如乾元今日開堂或有僧出來山僧亦打不唯此話大

行且要開却福州一城人眼去何也劖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餅上堂達磨未來東土已前人人懷媚水之珠箇箇抱荆山之璞可謂壁立千仞及乎二祖禮却三拜之後一一南詢諸友北禮文殊好不丈夫或有一

箇半箇不求諸聖不重已靈匹馬單鎗投虛

置刃不妨慶快平生如今有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上堂宗秉提唱妙絕名言一句該通乾坤函蓋直似首羅正眼堅亞面門又如圓少三點橫該法界乃卓拄杖曰向這一點下明得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又卓拄杖曰向第二點下明得縱橫三界外隱顯十方身又卓拄杖曰向第三點下明得魚龍鎖戶佛祖潛蹤不然放過一著隨分有春色一枝三四華上堂一法有形該動植

百川湍激競朝宗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毗耶老病翁維摩病則上封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拄杖子病則森羅萬象病森羅萬象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病本起處麼若也覺去情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同真法界其

或未然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隆興府黃龍德逢通照禪師郡之靖安胡氏子生有龐眉年十七從上藍晉禪師落髮往依靈源卽明深旨上堂舉夾山境話師曰法眼徒有此語殊不知夾山老漢被這僧輕輕拶著直得脚前脚後設使不作境話會未免猶在半途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南昌徐氏子少依化度善月圓顱登具謁真淨文禪師機不諳至雲居會靈源分座爲衆激昂師扣其旨然以妙

入諸經自負源嘗痛劄之師乃援馬祖百丈
機語及華嚴宗旨爲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固
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師憤然
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
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
幾被汝帶累由此譽望四馳名士夫爭挽應
世皆不就政和末太師張公司成以百丈堅
命開法師不得已始從上堂舉大隋劫火洞
然話遂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麻縷混塵
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遊人不肯回壞不
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鍼錐太湖三萬六千
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
曰芒鞋竹杖走紅塵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
十字街頭逢上祖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御
馬金鞭混四民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金門

誰敢擡眸覲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
又若何師曰昨夜霜風刮地寒老猿嶺上啼
殘月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泉州莊氏子上堂
曰三千劍客獨許莊周爲甚麼跳不出良醫
之門多癆人因甚麼不消一劄已透關者更
請辯看上堂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
無平等者便恁麼去無孔鐵鎌聊且安置直
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一期方便
若也籬內竹抽籬外筍澗東華發澗西紅更
鉢三
待勘過了打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
眉鬚墮落師曰貓兒會上樹曰早知如是終
不如是師曰惜取眉毛間如何是衲衣下事
師曰天旱爲民愁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
絕毫絕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填溝塞壑曰

出與未出相去幾何師曰人平不語水平不

流上堂平高就下勾賊破家截鐵斬釘狐狸

戀窟總不恁麼合作麼生所以道萬仞崖頭

親撒手須是其人祇如香積國中持鉢一句

作麼生道良久曰切忌風吹別調中上堂釋

迦掩室過犯彌天毗耶杜詞自救不了如何

如何口門太小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奄然示寂聞維日皇帝遣中使賜香持金盤求設利焚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使者持還上見大悅

信州博山無隱子經禪師歲旦上堂和氣生

枯枿寒雲散遠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爻

諸禪德龜爻露處文彩已彰便見一年十二

月月月如然一日十二時時時相似到這裏

直似黃金之黃白玉之白自從曠劫來未

嘗異色還見麼其或未然且徇張三通節序從教李四鬢蒼浪

隆興府百丈以棲禪師興化人也上堂摩騰入漢達磨來梁途轍既成後代兒孫開眼迷路若是箇惺惺底終不向空裏採華波中捉

月謾勞心力畢竟何爲山僧今日已是平地

起骨堆諸人行時各自著精彩看

邵州光孝曇清禪師上堂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不消懺悔爲甚麼不消懺悔且得冤家解脫

溫州光孝德週禪師信州璩氏子於景德尊

勝院染削問道有年後至黃龍聞舉少林面

壁頓悟述二偈以呈龍許之自爾名流江淛

上堂曰舉體露堂堂十方無罣礙千聖不能

傳萬靈成頂戴擬欲共商量開口百雜碎祇

如未開口已前作麼生咄上堂回互不回互
覩見沒可覩透出祖師關踏斷人天路阿呵
呵悟不悟落華流水知何處

寺丞戴道純居士字孚中咨扣靈源一日有
省乃呈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華露
印紋知是幾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泐潭清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金陵趙氏子少
依覺印英禪師爲童子英移居泗之普照適
淑妃擇度童行師得圓具久之辭謁丹霞淳
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
覆古寒巖異草靈華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
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器之師自以爲礙棄
依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
參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

雜二

六

堂望見卽爲印可初住曹山次遷廣壽黃龍
上堂曰舉箇古人因緣問闍黎闍黎不得作
古會若作古會失却當面眼舉箇卽今因緣
問闍黎闍黎不得作今會若作今會障却闍
黎本來眼假饒不失不障非古非今猶是藥
病相治止啼之說祇如透脫一句闍黎還道
得也無若道不得直待羅漢峯深談實相卽
向汝道上堂少林冷坐門人各說異端大似
衆盲摸象神光禮三拜依位而立達磨云汝
得吾髓這黑面婆羅門腳跟也未點地在上
堂石人問枯椿何時汝發華枯椿怒石人何
得口吧吧石人呵呵笑枯椿吐異葩紅霞輝
玉象白玉碾金沙借問通玄士何人不到家
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太師襄陽郡王李
公遵勗之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

老僧至而產年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將棄家事長蘆慈覺願禪師祖弗許母曰此必宿世沙門願勿奪其志未幾慈

覺沒大觀改元禮靈巖通照愿禪師祝髮登具依願十年迷悶不能入謁圓悟於蔣山悟

曰此法器也悟奉詔徙京師天寧師侍行靖

康末謁草堂於疎山一語之及大法頓明紹興七年泉守寶文劉公彥修請居延福後四遷匡刹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有時作出水蛟龍萬里雲煙不斷有時作踞地師子百年

妖怪潛蹤有時心法兩忘照體獨立有時照用同時主賓互用以拄杖畫曰延福門下總用不著且道延福尋常用箇甚麼卓拄杖喝一喝下座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劍觸體前大海波濤沸退長蘆歸天台萬年

觀音院忽示微疾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庵中主珍重觀世音泥蛇吞石虎入龕趺坐而逝

福州雪峯東山慧空禪師本郡陳氏子十四圓頂卽遊諸方偏謁諸老晚契悟於草堂紹

興癸酉開法雪峯受請日上堂曰後快底點

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動便行則人人歡喜不動則箇箇生嫌山僧而今轉此癡鈍爲俊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挽不出而今出從前有院不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而今做從前嫌法不說而今說出不出住不住卽且置敢問諸人做底是甚麼佛空王佛耶然

燈佛耶釋迦佛耶彌勒佛耶說底又是甚麼法根本法耶無生法耶世間法耶出世間法耶衆中莫有道得底麼若道得山僧出世事

畢如或不然逢人不得錯舉喝一喝下座上
堂舉雲門示衆云祇這箇帶累殺人師曰雲
門尋常氣宇如王作恁麼說話大似貧恨一
身多山僧卽不然祇這箇快活殺人何故大
雨方歸屋裏坐業風吹又遠山行然雖如是

三

八

也是乞兒見小利且不傷物義一句作麼生
道上堂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
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後哉俊
哉快活快活一似十七八歲狀元相似誰管
你天誰管你地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
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自在自在快活快活
恰似七八十老人作宰相相似風以時雨以
時五穀植萬民安豎起拄杖曰大眾這兩箇
并山僧拄杖子共作得一箇衲僧到雪峯門
下但知隨例餐餽子也得三文買草鞋喝一

喝卓拄杖下座僧問和尚未見草堂時如何
師曰江南有曰見後如何師曰江北無

慶元府育王野堂普崇禪師本郡人也示衆
舉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風
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祖師出氣出來與

巴陵相見雪竇和尚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
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爲巴陵出氣出來與雪
竇相見師曰非風非幡無處著是幡是風無
著處遼天俊鵠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阿
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

三
江雨

青原信禪師法嗣

潭州梁山懽禪師僧問大眾雲臻請師開示
師曰天靜不知雲去處地寒留得雪多時曰
學人未曉玄言乞師再垂方便師曰一重山

後一重人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漢州人也解制上堂
林葉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
更馳求若恁麼會得始信佛祖之道本自平
夷大解脫門元無關鑰彌綸宇宙逼塞虛空

量不可窮智不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其
源任是百劫熏功千生鍊行徒自疲苦了無
交涉若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爲
經行坐臥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
生寂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

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見

觀大觀小執有執無已靈獨耀不肯承當心
月孤圓自生違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內忘珠
致使菩提路上荆棘成林解脫空中迷雲蔽
日山僧今日幸直衆僧自恣化主還山諸上

善人得得光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曲爲今
時少開方便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
更擬議尋思白雲萬里遂拈拄杖曰於斯明
得靈山一會儼在目前其或未然更待來晨
吩咐

祖庵主見青原之後縛屋衡嶽間三十餘年
人無知者偶遭興作偈曰小鍋煮菜上蒸餅
菜熟餅香人正饑一補饑瘡了無事明朝依
樣畫貓兒由是衲子披榛扣之無盡張公力
挽其開法不從竟終於此山

夾山純禪師法嗣

十

澧州欽山乾明普初禪師上堂良久曰舉揚
宗旨上祝皇基伏願祥雲與景星俱現醴泉
與甘露雙呈君乃堯舜之君俗乃成康之俗
使林下野夫不覺成太平曲且作麼生是太

平曲無爲而爲神而化之灑德雨以霑霑鼓
仁風而雍熙民如野鹿上如標枝十八子知
不知哩哩囉邏哩拍一拍下座

泐潭乾禪師法嗣

楚州勝因戲魚咸靜禪師本郡高氏子上堂

遊徧天下當知寸步不曾移歷盡門庭家家
竈底少煙不得所以肩鋒峭履乘興而行掣
釣沉絲任性而住不爲故鄉田地好因緣熟
處便爲家今日信手拈來從前幾曾計較不
離舊時科段一回舉著一回新明眼底督地
便回未悟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
目良久曰前臺華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

聞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舉世尊在摩竭
陀國爲衆說法是時將欲白夏乃謂阿難曰
諸大弟子人天四衆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

第二

十二

一五二六〇二

今人因沙白室中坐夏九旬忽有人來問法
之時汝代爲我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
言訖掩室而坐師召衆曰釋迦老子初成佛
道之時大都事不獲已纔方成箇保社便生
退倦之心勝因當時若見將釘釘却室門教
他一生無出身之路免得後代兒孫遞相倣
數不見道若不傳法度衆生是不名爲報恩
者擊拂子下座後晦處連漪之天寧示微疾
書偈曰弄罷影戲七十一載更問如何回來
別齋置筆而浙

潭州龍牙宗密禪師豫章人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莫寐語問如何是一切法師曰早落第
二上堂大衆集師曰已是圓闡不勞雕琢歸
堂喫茶上堂休把庭華類此身庭華落後更
逢春此身一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愁殺人

福州東禪祖鑑從密禪師汀州人也上堂開口不是禪合口不是道踏步擬進前全身落荒草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郡之萬齡畢氏子幼穎悟未冠得度往南屏聽台教因爲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爲自懺耶爲他懺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泐潭足纔踵門潭卽呵之師擬問潭卽曳杖逐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

潭下繩牀執師手曰汝會佛法耶師便喝復拓開潭大笑於是名聞四馳學者宗仰後歸桑梓留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寺偶虛席郡僚命師開法恐其遯預遣吏候于道故不得

辭受請日上堂曰咄哉黃面老佛法付王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爲我免得麼若無不免將錯就錯便下座師凡見僧來必叱曰擲栗未擔時爲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柏樹子靈雲見桃華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閑脣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逐之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堂說偈脫然示寂偈曰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壽七十

七臘五十八

江州圓通道是圓機禪師世稱古佛興化蔡氏子母夢吞摩尼寶珠有孕生五歲足不履口不言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稱南無佛仍作禮人大異之及宦學大梁依

景德寺德祥出家試經得度徧往參激皆染
指親爲山詰禪師最久晚慕泐潭往謁潭見
默器之師陳歷叅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
拈華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次
潭以拄杖架肩長噓曰會麼師擬對潭便打
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師亦擬對潭遂
十三
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華勢乃曰這回瞞是
上座不得也潭挽曰更道更道師曰南山起
雲北山下雨卽禮拜潭首肯後開法灌溪次
居圓通以符道濟禪師之記學者嚮臻朝廷
聞其道會宰臣復爲之請錫以命服與圓機
號上堂諸佛出世無法與人祇是抽釘拔楔
除疑斷惑學道之士不可自謾若有一疑如
芥子許是汝真善知識喝一喝曰是甚麼切
莫刺腦入膠盆

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蘇臺玉峯張氏子兒
時嘗習坐垂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
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泐潭潭見乃
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
作禪師籌領旨卽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
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浩
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次謁衡嶽辯禪
師辯尤器重元符間抵雪竇之中峯栖雲兩
庵逾二十年嘗有偈曰竹筈二三升野水松
窓七五片閑雲道人活計祇如此畱與人間
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僧至禮拜師
曰近離甚處曰天童師曰太白峯高多少僧
以手研額作望勢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却請
庵主道師却作研額勢僧擬議師便打師初
偕天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

孤峯絕頂目視霄漢爲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與盟至則師竟不接正言陳公以計誘師出山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唯二虎侍其右一日威於人以偈遣之宣和七年四月十二日趺

坐而逝正言陳公狀師行實及示疾異跡甚詳仍塑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開先瑛禪師法嗣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本郡人年二十去家以試經披削習毗尼因覩戒性如虛空持者

爲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卽省曰因緣所生空

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

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棄謁諸方後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師曰兩湖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師曰秦望峯高鑑湖水闊鑑曰秦望峯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

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室中嘗問僧三箇橐駝兩隻脚日行萬里趣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諸人向甚麼處與仙上座相見

潭州大鴻海評禪師上堂曰燈籠上作舞露柱裏藏身深沙神惡發崑崙奴生嗔喝一喝曰一句合頭語萬劫墮迷津

圓通儼禪師法嗣

溫州淨光了威佛曰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一宿二宿程千山萬山月曰意旨如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人心難滿谿壑易填問時節

因緣卽不問惠超佛話事如何師曰波斯彎弓面轉黑曰意旨如何師曰穿過髑髏笑未休曰學人好好借問師曰黃泉無邸店今夜宿誰家

象田卿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持禪師郡之盧氏子僧問中秋不見月時如何師曰更待夜深看曰忽若黑雲未散又且如何師曰爭怪得老僧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閑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紹興府石佛益禪師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一法透萬法周且道透那一法

遂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河翁下領便下座

褒親瑞禪師法嗣

安州應城壽寧道完禪師僧問雲從龍風從虎未審和尚從箇甚麼師曰一字空中畫曰

得恁麼奇特師曰千手大悲提不起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斗量不盡曰恁麼則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師曰作麼生是悄然機僧舉頭看師舉起佛子僧喝一喝師曰大好悄然上堂古人見此月今人見此月此月鎮常存古今人還別若三十六人心似月碧潭光皎潔決定是心源此說更無說咄上堂諸禪德三冬告盡臘月將臨三十夜作麼生祇準良久曰衣穿瘦骨露屋破

看星眠

兜率悅禪師法嗣

撫州疎山了常禪師僧問如何是疎山爲人
底句師曰懷中玉尺未輕擲袖裏金鉗劈面
來上堂等閒放下佛手掩不住特地收來大
地絕纖埃向君道莫疑猜處處頭頭見善財
鉗下分明白如得旨無限勞生眼自開

隆興府兜率慧照禪師南安郭氏子上堂龍
安山下道路縱橫兜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
天上不是人間到者安心全忘諸念善行者
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能笑傲煙蘿
誰管坐消歲月既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
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巖前石打破下方遮
日雲上堂舉拂子曰端午龍安亦鼓橈青山
雲裏得逍遙餓餐渴飲無窮樂誰愛爭先奪
錦標却向乾地上划船高山頭起浪明椎玉

卷二

十七

敲暗展鐵旗一盞菖蒲茶數箇沙糖粽且移
取北鬱單越來與南閻浮提鬪額看擊禪牀
下座上堂兜率都無伎倆也數諸方榜樣五
日一度陞堂起動許多龍象禪道佛法又無
到此將何供養須知達磨西來分付一條拄
杖乃拈起曰所以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
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且道那箇
是賓句那箇是主句若斷得去卽途中受用
若斷不得且世諦流布乃拋下拄杖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
舉入京道由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
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腆乃曰秀
才未娶當以女奉灑掃公謙辭再三向曰此
行若不了當吾亦不爽前約後果及第乃娶
之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見藏經梵筭金字齊

整乃怫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如胡人之教人所仰重夜坐書院中研墨吮筆憑紙長吟中夜不眠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此著無佛論向應聲曰旣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曰此何書也同列曰維摩詰所說經公信手開卷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歎曰胡人之語亦能爾耶問此經幾卷曰三卷乃借歸閱次向氏問看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公悚然異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畱心祖道元祐六年爲江西漕首謁東林照覺總禪師覺詰其所見處與已符合乃印可覺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谿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公復因按部過

鉅二

十八

分寧諸禪迂之公到先致敬玉谿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兜率悅禪師悅爲人短小公曾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谿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灘曰五里公是夜乃至兜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搏取乃說與首座曰日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錐痛劄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價恐其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祇退得我院也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肯其說公乃題寺後擬瀑軒詩其略曰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謾遼天意識其不肯

東林也公與悅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既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嚴獨脚頌德山拓鉢話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耶抵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公

鉢二

十九

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

穩至五更下牀觸纏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皺寂鐘沉拓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抵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賊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還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參禪祇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

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爲虛纏身魔界轉脚邪塗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十頌敘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時元祐八年八月也公一日謂大慧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曰大治精金應無變色投卷歎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峯深入觸牘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

宗風後平禪師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韓師已曉搥胷祇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纏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窟來必

辨優劣試爲老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

真淨死心合公曰何謂也大慧舉真淨頌曰
客情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
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死心拈曰雲巖
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爲甚麼

卷三

三

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

祇要重論蓋代功公拊几曰不因公語爭見
真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難顯雪竇馬師
爾公於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表命
子弟書之俄取枕擲門窓上聲如雷震衆視

之已薨矣公有頌古行于世茲不復錄

法雲果禪師法嗣

隨州洞山辯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
物鑽天鵠子遼天鵠不度火不度水不度爐
離弦箭發沒回途直饒會得十分去笑倒西

來碧眼胡

東京慧海儀禪師上堂無相如來示現身破
魔兵衆絕纖塵七星斜暎風生處四海還歸
舊主人諸仁者大迦葉靈山會上見佛拈華
投機微笑須菩提聞佛說法深解義趣涕淚

悲泣且道笑者是哭者是不見道萬派橫流
總向東超然八面白玲瓏萬人膽破沙場上
一箭雙鵠落碧空上堂舉鴻山坐次仰山問
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鴻
曰一粥一飴仰曰前面有人不肯又作麼生

卷三

三

鴻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鴻曰逢人不得錯

舉師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道嚴而不威
恭而無禮橫接拄杖豎起拳頭若祇恁麼却
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今日也要諸
人共知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困魚止藥病鳥

樓蘆逡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西蜀鑾法師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
問照曰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
論曰諸經粗知頗通百法照曰祇如昨日雨
今日晴是甚麼法中收師懵然照舉癢和子

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雨
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收照曰第二十四
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悟卽禮謝後歸蜀
居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況名相而衆多引去
遂說偈罷講曰衆賣華今獨賣松青青顏色
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今翠靄中
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追慕復命演法笑答
偈曰遯跡隱高峯高峯又不容不如歸錦里
依舊賣青松衆列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之

泐潭準禪師法嗣

隆興府雲巖典牛天遊禪師成都鄭氏子初
試郡庠復往梓州試二處皆與貢籍師不敢
承竄名出關適會山谷道人西還因見其風
骨非凡議論超卓乃同舟而下竟往廬山投
師剃髮不改舊名首參死心不契遂依湛堂
於泐潭一日潭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
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
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峯示衆曰舉一不得舉
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頓悟出世
雲蓋次遷雲巖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
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
三
見之甚擊節後退雲巖過廬山棲賢主翁意
不欲納乃曰老老大大正是質庫中典牛也
師聞之述一偈而去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祇
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

這一頭因庵于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塗
毒見之已九十三矣上堂卓拄杖曰久雨不
晴劄金烏飛在鐘樓角又卓一下曰猶在殼
復卓曰一任衲僧名邈上堂馬祖一喝百丈
蹉過臨濟小廝兒向糞掃堆頭拾得一隻破
草鞋胡喝亂喝師震聲喝曰喚作胡喝亂喝
得麼上堂象骨輓趨能已盡玄沙研牌伎亦
窮還知麼火星入袴口事出急家門上堂三
百五百銅頭鐵額木笛橫吹誰來接拍時有
僧出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上堂寶峯有一
訣對衆分明說昨夜三更前烏龜吞却鱉至
節上堂啓運推移日南長至布裯不洗無來
換替大小玉泉無風浪起雲巖路見不平直
下一鎰粉碎遂高聲曰看脚下上堂舉梁山
曰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

第三

壬

然雖與麼未當宗乘後來琅琊和尚道梁山
好一片真金將作頑鐵賣却琅琊則不然南
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從教
天下貶剥師拈曰一人能舒不能卷一人能
卷不能舒雲巖門下一任南來北來且恁麼
過驀然洗面摸著鼻頭却來與你三十上堂
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真說作麼生是
真說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若信不及雲巖與
汝道破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病起上堂
舉馬大師日面佛月面佛後來東山演和尚
頌曰丫鬟女子畫蛾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
說玉顏難比竝却來架上著羅衣師曰東山
老翁滿口讚歎則故是點檢將來未免有鄉
情在雲巖又且不然打殺黃鸝兒莫教枝上
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潭州三角智堯禪師上堂捏土定千鈞秤頭
不立繩箇中些子事走殺嶺南能還有薦得
底麼直饒薦得也是第二月

慧日雅禪師法嗣

隆興府九僊法清祖鑑禪師嚴陵人也嘗於

池之天寧以伽黎覆頂而坐侍郎曾公開問
曰上座僊鄉甚處曰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
別師拽伽黎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
罔措師曰待官人到嚴州時却向官人道住
後上堂曰萬柳千華暖日開一華端有一如

來妙談不二虛空藏動著微言徧九垓笑咍
咍且道笑箇甚麼笑覺苑脚跟不點地上堂
舉睦州示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
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忘却老僧
明明向汝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師曰

頭來

平江府覺海法因庵主郡之嵎山朱氏子年
二十四披緇服進具遊方至東林謁慧日
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曰曰不是不
是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華開華從何
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日曰子所見

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法師承教居廬
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建炎中盜起
江左順流東歸邑人結庵命居縑白繼踵問
道嘗謂衆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
千求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經二

卷五

龍牙言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擇言禪師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
投子下禪牀立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脚跟下
七穿八穴

文殊能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瓊禪師受請日上堂曰作家撈
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爲甚麼從東過西自
代曰後五日看

智海清禪師法嗣

蘄州四祖仲宣禪師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

事因緣祖師西來直指人心是佛凡聖本來
不二迷悟豈有殊途非涅槃之可欣非死生
之可厭但能一言了悟不起坐而卽證無生
一念回光不舉步而徧周沙界如斯要徑引
曰宗門山僧旣到這裏不可徒然乃舉拂子
曰看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若凡若聖是人
是物盡在拂子頭上一毛端裏出入遊戲諸
人還見麼設或便向這裏見得倜儻分明更
須知有向上一路試問諸人作麼生是向上
一路良久曰六月長天降大雪三冬嶺上火
雲飛

泉州乾峯圓慧禪師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已
鼻堪嗟迷者成羣開眼瞌睡頭上是天脚下
是地耳朵聞聲鼻孔出氣敢問雲堂之徒時
中甚處安置還見麼可憐雙林傅大士却言

祇這語聲是咄

大鴻璿禪師法嗣

眉州中巖慧目蘊能禪師本郡呂氏子年二十二於村落一富室爲校書偶遊山寺見禪冊閱之似有得卽裂冠圓具一鉢遊方首參

三

寶勝澄甫禪師所趣頗異至荆湖謁永安喜

真如詰德山繪造詣益高迨抵大鴻璿問上

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

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

何在師曰爪牙已具曰還會轉身麼師提坐

具繞禪牀一帋鴻曰不是這箇道理師趨出

一日鴻爲衆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

得劙麼僧豎起拳鴻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

用不盡爲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有人收

得劙麼師亦豎起拳鴻曰也祇是菜刀子師

曰殺得人卽休遂近前攔胷築之鴻曰三十
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還蜀庵於舊址
應四衆之請出住報恩上堂龍濟道萬法是
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
師曰旣無迷悟了箇甚麼咄上堂舉雪峯一
日普請搬柴中路見一僧遂擲下一段柴曰

大藏教祇說這箇後來真如詰道一大藏

教不說這箇據此二尊宿說話是同是別山
僧則不然豎起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聞放

下則信受奉行室中問崇真這頭如何是你

三

空劫已前父母真領悟曰和尚且低聲遂獻

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曾饑饉大海中住儘長

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師爲

印可一日與黃提刑奕碁次黃問數局之中

無一局同千著萬著則故是如何那一著

師提起碁子示之黃庭恩師曰不見道從前
十九路迷殺幾多人師住持三十餘載凡說
法不許錄其語臨終書偈趺坐而化閻維時
暴風忽起煙所至處皆雨設利道俗斲其地
皆得之心舌不壞塔于本山

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上堂古者道識
得凳子周布有餘又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
山僧總不恁麼識得凳子是甚麼閑家具一
日普說罷師曰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頌乃
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鬪八十七春老漢獨弄
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兮梅梢雪重言
訖下座倚杖而逝

音釋

汎 思晉切音 汗 信灑掃也 枝 木伐木餘也 岸 徐羊切音

教 後學切音 華進 華進效 聰 諸深切音 鈞 針益也 言卦 言卦而益之 戈 划切音 謂瓜
曲 船也 曉 他典切 明 明也 聰 呼宏切音 嶼 轟人卒也 嶼 元俱切音 嶼山